

名家主张，国学津梁，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

词学通论

吴梅



国学名家选粹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家主张，国学津梁，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

词学通论

吴梅



国学名家选粹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学通论/吴梅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5

(大众国学丛书)

ISBN 7-5068-1428-5

I. 词… II. 吴… III. 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151 号

策 划:刘伟见 王俊

责任编辑:侯仰军 薛苏陵

责任印制:熊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林静轩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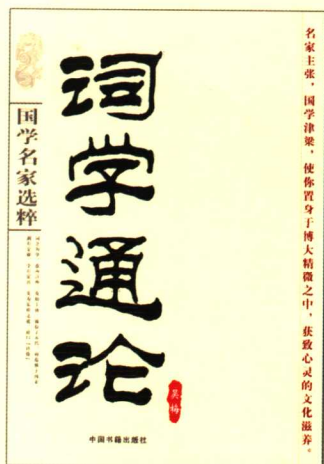
印 张:8 印张

字 数:88 千字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定 价:22.00 元



名家主张，国学津梁，
使你置身于博大精深之中，
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

国学名家选粹

序 言

王生平

上世纪末出现的“国学热”，热了不久即被“西学热”冲淡，正如在此之前的“美学热”很快被“文化热”所取代一样。转型时代的“车轮”转得如此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国学”而言，回首一瞥上世纪初叶辛亥前后情景，恍如昨日，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有《国粹学报》，今日有《国学季刊》；那时出“国学”丛书，今日有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那时有“国学大师”，今日“大师”更多；那时有《拟设国粹学堂启》的设想，今日有“孔子研究院”、“国学班”的建立，甚至沉寂几十年的私塾也星星点点地萌发出来；那时有“20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的时代，岂不盛乎”的渴望，今日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期待。尽管从辛亥到21世纪初，人们经历了





“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洗礼和文革横扫“四旧”和随后而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但“国学”不但没有消逝，反而以“热”的形式姗姗而来。这意味着什么？时间说明一切，此情此景难免引发人们“未见池塘春草绿，门前梧桐已秋声”的深沉感慨。确实，百年虽历史一瞬，但毕竟是几代人的历程，尤其近20年来的巨变，已赋予了“国学”以新的内容、形式。

首先，“国学”这个概念，已经从古典走向近、现代，她不再是那么含混笼统的“国家固有学术、文化”，而是文史哲各有特征的分科。

其次，“国学”不仅不以儒家马首为瞻，不排斥反而与道、释等各家有互补关系。于是就有“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的分工又合作状态。华夏文化对内如此，对外也如此，表现为近现代有识之士能主动与异质文化交流而相得益彰。西方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说：“光明从东方来，规则从西方来”。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国的孔庙具有神圣化的意义，但孔夫子却从来不谈‘鬼

神’”。王国维、蔡元培各自汲取了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和美学，结合礼乐传统文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新命题，为补充教育方针的“美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美育”终于于前几年被正式纳入教育方针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学界还提出了“文化中国”概念，受到了界内外人们的瞩目。她不是地理或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主要指对中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和认同心理。人们之所以认同这个概念，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刻意为之，而是正确概括、科学提炼的历史经验。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汉民族以其文化而非暴力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是主流。包括“五胡乱华”、“满族入主”，其结果最终由被统治者、被压迫者的汉族同化了统治者、压迫者，竟可以使他们失去原有的语言文化等。所以，中国、中国人不是种族观念，而是文化观念。“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

“十全十美是天上的尺度，达到十全十美的愿望



是人类的尺度”，歌德说道。即使面对历史如此悠久，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化如此统一的中国也当作如是观，圣人的宏大理想和落实在生活中的结果总是有很大的剪刀差。常见的是，同一事物中既有长处又有缺欠，“此事古难全”。这从汉代阴阳五行组成的天人反馈系统落实在人对社会中的“秩序性”的取向上可看出来。一方面带来所谓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思不出位”，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做事做人要注意整体和全局，不走极端，从而可以在系统中获得归属感。长处和弱点，优点与缺陷，本就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提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损益”：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要求“把握分寸，恰到好处”。这也是“过犹不及”的“中庸”，也即是“度”。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就需要批评或批判来校正。这就是后人总结概括的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再重构等模式所由来。杨振宁教授曾批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数学的发展，我认为有一定道理。确实，中国人

在各种事务中惯于深思熟虑，周详细密地计量估算，注意实际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逻辑，不冲动，不狂热。然而同时就束缚、压抑了浪漫想象的自由开展、逻辑形式的纯粹提炼和抽象思辨的充分发展。在理性形式和思维能力处处套上了不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框架，阻碍了它的新开拓。无怪乎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按照这一标尺，不就把杨振宁问题的价值突出表现了出来吗？！“不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不知为知。前者是动力的催化剂，后者是无能的遮羞布。正是从这里出发，沿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路径，华夏文化不因无人格神的上帝而悲观，而是在此情境下建立乐观宇宙观，以为支持，以求上进，日新又日新。因此之故，在本尼迪克特这位人类学家划出“罪感文化”、“耻感文化”这两类文化类型之后，我国学者把华夏文化特质概括为不同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乐感文化”：中国人很少彻底的悲观主义，而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



境里，他们也相信有一天“否极泰来”，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策划出版“国学名家选粹丛书”，希冀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多途径、多问题、多要求、多方法展开了乐感文化的表、里、内、外，把握华夏文化的灵魂，把无意识意识化，并进行转化性的创造，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我完全同意并赞成这个意向，是为此序。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	(15)
第三章	论韵	(23)
第四章	论音律	(33)
第五章	作法	(51)
第六章	概论一 唐五代	(63)
第七章	概论二 两宋	(87)
第八章	概论三 金元	(149)
第九章	概论四 明清	(189)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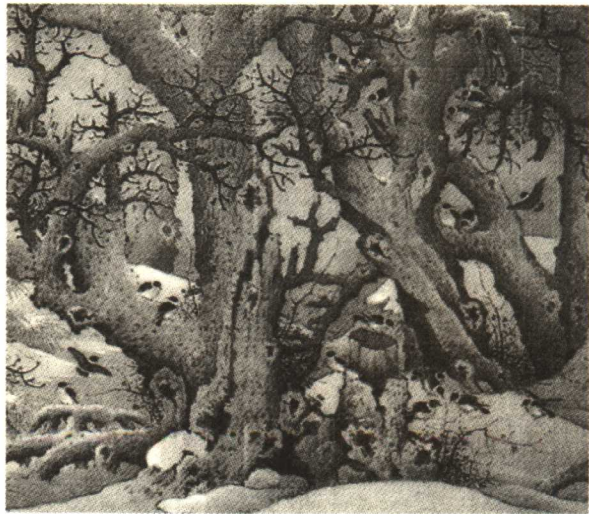
绪论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馀”。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馀”。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如《菩萨蛮》是；又谓词之《瑞鹧鸪》即七律体，《玉楼春》即七古体，《杨柳枝》即七绝体。欲实“诗馀”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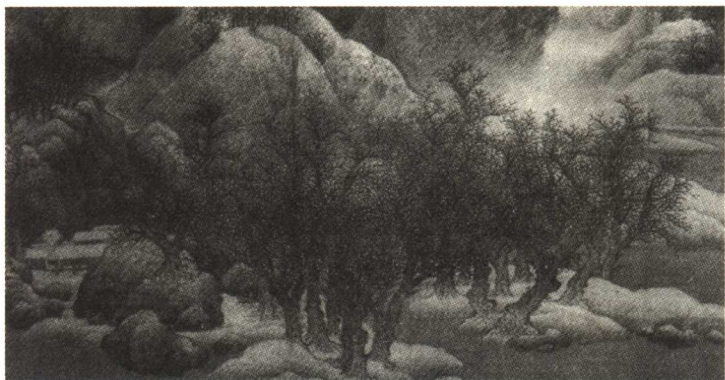
殊非确论。盖开元全盛之时，即词学权舆之日。旗亭画壁，本属歌诗；陵阙西风，亦承





乐府。强分后先，终归臆断。自是以后，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竞相藻饰，调笑转应之曲，江南春去之词，上拟清商，亦无多让。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畹兰》、《金荃》，远接骚辨，变南朝之宫体，扬北部之新声。于是皇甫松、郑梦复、司空图、韩偓、张曙之徒，一时云起。《杨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机杼，彬彬称盛矣。

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大抵空疏者作词易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浅者深之，高者下之，处于才不才之间，斯词之三昧得矣。惟词中各牌，有与诗无异者，如《生查子》，何殊于五绝？《小秦王》、《八拍蛮》、《阿那曲》，何殊于七绝？此等词颇难著笔，又须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去诗中习见辞语，便可避去。至于南北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绩为能也；词则曲中俗字，如“你”、“我”、“这厢”、“那厢”之类，固不可用。即衬贴字，如“虽则是”、“却原来”等，亦当舍去。而最难之处，在上三下四对句，如史邦卿《春雨》词



云：“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此词中妙语也。汤临川《还魂》云：“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又：“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亦曲中佳处，然不可入词。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调、长调之目，始自《草堂诗馀》。后人因之，顾亦略云尔。《词综》所云，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强者也。钱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古人定例也。”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

